

槟榔花

汕头归侨作家联谊会编

集

槟榔花二集

1995. 10

读万卷书 走万里路

汕头旅游（集团）公司伴您走天下

汕头旅游（集团）公司

地址：汕头市跃进路 136 号 电话：8293456

航空部	电话：8454051	国内旅游部	电话：8448080
港澳台部	电话：8295614	境外旅游部	电话：8293747
东南亚部	电话：8295622	海外旅游部	电话：8295615
签证处	电话：8295622	提货部	电话：8281438

汕头中国国际旅行社

地址：汕头市跃进路 136 号 电话：8295620

汕头中国青年旅行社

地址：汕头市龙湖北路粤通大厦二楼 电话：8366105

汕头天马国际旅行社

地址：汕头市新兴路裸岛影剧院对面 电话：8436914

汕头顺安旅行社

地址：汕头市新厦路 21 号 电话：8612222

汕头假日旅游公司

地址：汕头市金砂路国际大酒店对面 电话：8616187

汕头金凤旅游公司

地址：汕头市金砂路金凤城 电话：8438684

汕头金桥旅游公司

地址：汕头市大华路 119 号二楼 电话：8200133

汕头海外旅游总公司

地址：汕头市跃进路 136 号 2 楼 电话：8276518

汕头观光旅游总公司

地址：汕头市金砂中路 76 号 电话：8614483

汕头特区工商时报

汕头特区工商时报是粤东地区首张综合性经济类报纸。它及时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国内外工商动态、市场经济信息，为潮汕地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汕头特区工商时报立足潮汕，兼顾粤东经济辐射区域，内容丰富多采，文章力求贴近社会、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为广大工商业界及消费者服务。

报社地址：汕头市中山一横莱利大厦四楼

编辑部电话：8434621 8434622

广告部电话：8434929

传真：8434621

汕头市升平区华侨投资总公司

汕头市升平区华侨投资总公司是一家主要为引进华侨投资、引进人才、提供服务的外向型服务性公司。

公司素以雄厚的实力和特别重合同、守信用而在海内外享有盛誉，业已发展成为一家跨行业的综合性、复合型、多功能企业。公司系集实业、流通、服务为一体的大型企业。去年公司投资兴办汕头特区工商时报社，更使其具有独特的优势。

公司地址：汕头市中山一横莱利大厦

电话：8448860 8288183

传真：8434621

法定代表人：郑利平

目 录

小事一桩	沉 思 (1)
诗三首	郑一标 (4)
不了情二章	卢 煤 (7)
附: 茶余日记钞	
随想三题	林 风 (21)
难以忘却的人	黄大炎 (26)
附: 诗四首	
旧梦寻踪	洪 耀 (33)
附: 母亲五周年祭	
诗词十二首	陈达民 (42)
越南难民一家	韩 萌 (50)
杨惠卿 (潮州歌册)	黄名卓 (61)
厦门侨乡: 集美镇巡礼	王微之 (72)
附: 诗词一束	
诗词八首	廖鹤滨 (80)
鼠曲粿	谢中然 (83)
附: 诗二首	
归去来兮 (小说)	宋 朗 (87)
附: 诗词四首	

编辑《全民报·文艺》30期忆旧 周艾黎 (99)

附：迷失半个世纪的烈士

诗词五首

湄江寄情 (三首) 林琪俊 (112)

逆流中的一叶小舟 王 菲 (114)

历史的回顾 谭 真 (119)

泰国的华人社团 郑白涛 (128)

换彩电 郑侯祥 (138)

重逢在春天里 秋 莹 (141)

发生在“五一”劳动节的故事 郭 华 (149)

野蜂阵 (小说) 黄流星 (152)

倩妹 (小说) 刘少卿 (168)

狮城散记 苏伯炯 (174)

诗词七首 黄大斌 (180)

应急灯亮了 (小说) 吴民耀 (185)

难忘的“三峡”之旅 江 晓 (191)

练江浮玉带 陈竞飞 (199)

附：石狮的沉浮

深秋的情思 王声河 (208)

“龙凤剪”情话 (小说) 黄莲中 (212)

老番客与他的结发妻 (小说) 蔡高暖 (219)

新加坡河慢慢流淌 沈建华 (238)

华侨领袖 爱国楷模 林奕昆 (247)

缺瓣的莲花峰 (电视文学剧本) 陈韩星 (255)

后记

□ 沉 思

小事一桩

连年来努力在坚持学习王维的“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的处世态度，借以专心扶养好自己的身体。可是功力练得不深，旧习难改，无意间脑海里变为常要翻转着大小往事。

这里谈的就是二年前的一桩小事。

一天，我要到另一社区去访友，穿好衣服，便考虑要坐“的士”呢，还是坐脚踏三轮。终于想到小钱囊里不是常鼓胀丰满，觉得还是坐公共汽车为宜；何况我乘公共汽车，从不以不能享受车里的座位为苦。

上了公共汽车，便一面掏钱买车票，一面挽住人家座椅的后屏。当我正乐滋滋地感到站着可以自由观看车外的街景时，便有人在轻轻地扯我的上衣。我马上顺着扯衣的手望去，原来是旁边座椅上一位小妹妹的动作。她频频向我点头，天真地表示要让坐位。我再看她周围一眼，发觉她旁边，还有一位小弟弟。小妹妹带小弟弟，我怎好接受这让位的好意呢！我笑着摇头辞谢。汽车在逐渐放慢速度，准备靠站停车。小妹妹他们要在这站下车，便挤进我的身边，强拉着我到她的座椅去。我不得已，提起了右腿，踏进了她们的座位一步。忽的一声“呵呀”的强高音，撞进我的两耳，我迅速把脚缩回来，抬头探望：一位

满脸凶相的中年女士，恶狠狠地对我号着：“要占坐位，也要斯文点，怎好把人家的脚踩出了血！”我有些慌了，忙向下看：那三寸金莲，套了袜子，外加花皮鞋，鞋面干净，没半点尘垢，血从哪儿流出来？我还在仔细察看，准备深深地向她赔个不是。可是这高贵女士，已端坐在那位小妹妹空出来的椅子上了，凶相也变为得意傲慢的福相。呵，我明白了，所谓出血，是夸大言词，以便名正言顺地占坐位。车里周围的乘客，就是冷冷的一笑了之。

车继续前行，我依旧站着挽住座椅的后屏欣赏街景。汽车到了站，我轻松下车，晤到要访的朋友，坐谈之后回到家里，对刚才车里的事情，感到似乎不应出现在一向自以为是几千年文明古国的社会里！我在悄悄地叹息，不觉又记起40多年前，在海外的公共汽车里也有一桩为了座椅的小事来。

我在海外，颠沛流离10多年，不消说是一个穷小子。穷小子出门乘车，不是电车就是公共“巴士”。这些大众化的车辆，车里也装着椅子，是供给妇女、老年人和幼童坐的。有一次，我在车厢里看到乘客不多，几只座椅空着。我二话不说把屁股从容坐下去。车又到站，便有一位年老的乘客上了车，我马上站了起来让位。但那位老人却没马上填进我的坐位。什么原因呢？我望后面，后面座椅上也有人站起来，老人一时不知该坐哪一椅位。我伸手示意并说声“请坐”；可是背后那位，却上前扶住老人到他的座椅去……

40多年前的新加坡，车厢里的座位是这样的互让，而前两年我们车厢里的座位是这样的互争，这要怎样解释呢？

互让是我们祖宗留下来的良好美德，我们时时提到要弘扬祖国的优良传统，要提高国民的素质，而前面所说的公共汽车里出现的使人作呕的丑剧，又要怎样解释呢？

今年我带着好奇心，小题大做，到一些汽车小站去窥望；看

到一路有些地方，又挂上文明街道、文明商场、文明汽车的漂亮牌子；但别的不说，就谈公共汽车吧，不是依然有力者比健者稳坐座椅，而老弱和妇女却摇摆地靠着座椅的后屏在那里站立？

互让互助，敬老爱幼，是文明社会的起码风尚，我们的精神文明的内涵，难道又有自己的特色，和人家不同？或者是公共汽车里几平方大小所出现的问题，不影响大局，是小事一桩？

是的，政府要抓大案要案，就是对那腐败现象，贪污索贿的罪犯，还要重点处理！

但我认为我们对大事小事，还是要切实对待，因为大事也是由小事来的。更不要只重好听的曲牌，实际是空洞的调子。我曾听人家谈美国、日本和中国人做事的作风。人家说：“日本人做事，是做了（成绩）不说；美国人是说了就做；中国人是说了算数。”这种评语，是“它山之石”，值得注意！几年前我们在鼓励学习日本的丰田治厂经验，现在我想也无妨学习学习美国人，说了就做的作风，把抓“软”的手，真正伸出来，而且“两手都要硬”！

1994.12

〔作者简介〕 沉思，原籍潮安，1912年出生。新加坡归侨。曾以光明、夏光等笔名在新、马写过小说和一些短论。1949年初回国，一直在文教部门工作，几年前已离休。被聘为本会顾问。

□ 郑一标

诗三首

为四位高龄潮剧艺人祝寿

探珠艺海同一舟，
半世生涯共白头。
本身一篇潮剧史，
银丝缕缕织歌楼。
携手晋京谒主席，
挂牌同作“状元游”。
总理叮咛常震耳，
挑灯砺剑未敢休。
雪鬓簪花花益艳，
韩潮春涨绿更稠。
举盏为君庆高寿，
老蹄再奋卅余秋。

1982.4

峨嵋行

古调长歌“蜀道难”，
今日峨嵋客满山。
童稚翁媪竞争道，
我搀老伴奋登攀。
举步已无回头路，
气壮忘计岭巉岩。
猴群惊雨啼古木，
老夫策杖唱云端。
高山烟云十八变，
抬头又见山外山。
小童呼爷欲扶我，
老少竞步赛一番。
普贤菩萨笑眯眼，
八百罗汉讶吾癫。
廿里天梯脚底越，
十三钟头兴未阑！

1986. 6

同小孙跳迪斯科

你吹号，她敲锣，
公孙来跳迪斯科，

勿笑阿公筋骨硬，
我的花样比你多。
丑态百出不得了，
乐坏了旁边的老婆婆。
八千里路云和月，
风风雨雨等闲过。
万般往事东流水，
逢盛世，心花放，
——放开声喉呵呵呵!!!

1994. 3

〔作者简介〕 郑一标，广东澄海人。1921年10月出生于泰国曼谷。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汕头市剧协名誉主席，潮剧院艺术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汕头归侨作家联谊会顾问。1946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回泰国，从事进步的戏剧运动，曾担任进步刊物《影剧春秋》主编等职务。1949年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曾在潮汕文工团任导演，导演了《赤叶河》等较有影响的潮州方言新歌剧。后在粤东行署文教处工作，1953年转入潮剧队伍，一直从事潮剧改革和导演工作。30多年来，执导或参加导演的剧目共30多个，其中《荔镜记》、《苏六娘》、《辞郎洲》、《扫窗会》、《闹钗》、《闹开封》、《革命母亲李梨英》等一批剧目，都在观众中产生较大的影响，《荔镜记》、《苏六娘》、《闹开封》被搬上银幕，发行海内外。在导演实践中研究戏剧和导演理论，推动了潮剧改革。

□ 卢 煤

不了情二章

想起了廷嫂

说起来已是很远的事了。可是每当想起住在曼谷豆牙廊的廷嫂，我的心就如同拨动起来了的弦琴，久久不能平静。廷嫂没有什么特别，平平凡凡，不识字，也不会赚大钱，只是一位挈家过洋的做糯米老嫂。

凭儿时记忆，她住在寨内的老公厅内，与我家对面，逢年过节常过来帮我母亲绞糯做糯米。经过她手的韭菜糯米，又薄又滑，格外好食。廷嫂的做糯米工艺，一直受到我全家的推崇。十几年前母亲健在，我们不时做家乡的菜糯米吃，老母亲一见出了蒸笼的糯米皮又糙又裂，那弹了几十年的老调又可听到了：“已经二、三代人了，还学不到廷嫂的本事！”由此，可知廷嫂年青时就会做菜糯米，而且是人勤手快，不然，乡下年节，哪家不是忙个不了，自顾不暇，还能腾出手来帮人绞糯做糯米么？更何况家里家外全仗她一个妇人！只是廷嫂的命运真苦，早早就没了丈夫，一个青年寡妇抚养着一对儿子和一个童养媳。后来这对儿子长大无生路，就卖了香丁田跟随人家过暹罗。这时童养媳刚做产月，廷嫂生怕第三代也无力娶亲，又给孙子抱来个童养媳。哪里料

得到过洋的这对宝贝儿子，寄回来船头批和一张过年批信之后，就再也等不到挟着长柄纸雨伞的送批人登门了！廷嫂又承担起一家四口的生计。

记得有一年，我还未入学，廷嫂的小儿子带回他哥哥的骨殖来唐山一次。那一回，我父亲着实生气，把这个不是亲房也是亲人的浪荡子数落了一番，数落得这个青年泪流满面，赌咒发誓：“这回去暹罗，一定听从老叔教示，戒鸦片走正路，寄批养老娘！”可是人下了轮船，一封平安信也看不见了。就在这个有年难过的除夕，别人欢乐团聚，而廷嫂的媳妇却上吊死了！

田地卖尽，死的死，不肖的不肖，连帮伴上山割草养命的媳妇也没有了，剩下的是那对待哺的小童，廷嫂还有什么来日呢？她心一横准备闯洋求生。我父亲是个尝尽风雨、诸事求稳的人，初听很不赞成，当细听了廷嫂的心事之后，也就只有点头，无话可说了。她的心事是：无田无地，祖老孙幼，死在目前；现死不如赎死，暹罗听说是佛国，信神念佛，我虽无男人的本领，凭借做嫖一双手，也要把这小孙儿和童养媳抚养长大，图后半生有个着落；到了暹罗，还可以就近管教那个不肖次子；或许天从人愿，得个三代团圆……。我父亲为了她这线生机，想方设法筹足了一张船票钱——先前小童过洋不用船票，廷嫂就牵起孙子和孙媳小婢凤，漂过七洲洋，来在曼谷石龙军路摆卖唐山韭菜粿。

以上这些，都是从母亲的唠叨凑合着我脑子里的记忆，聚拢起来的有关廷嫂一家的印象。

抗战胜利第二个月，我到香港，隔年我又搭上过港的贵阳轮去泰国。船入暹罗湾，从搁世浅到曼谷那九十九道湾的湄南河两岸，进入我眼帘的，是个全新的天地，它那迷人的景象，到今天仍令我陶醉。两岸苍碧如油，椰林中凡有栳仔厝的地方，就有穿裤衩的、打水布或是围着纱笼的人群，奔向河边，朝这唐

山来的船上人挥手，或是张大着口，呼唤着我们听不见的欢迎词。那时，泰国的入口手续非常简单，只要查出不患痧眼，新唐们去纸上盖几个指模，便算了事，只待客栈或亲人接去。我办完手续，已是入夜，由逢安客栈的人带上汽车，送去客栈。

客栈门口全是人，不是来接亲手足，就是来看看客栈门口贴的新唐名单上有无熟人好接。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挨挨挤挤。我才落汽车，就被一个小学时的同学认出来了。他攀住我的肩膀就拖上三轮车。回头对客栈的伙计，报出他三聘街的铺号，也不容我看清写信要我来的朋友来了没有，就叫车夫踏往公司廊赵厝巷——他的住家。

我搭的这班贵阳轮，是断绝了八年之久的第二艘唐山船。华裔们几乎家家都有人到客栈去看新客名单，不管来的是亲人不是亲人，他们都争先恐后地要把望断云山的唐山人接到自己家里去。当年海外那思亲思家和抢接新唐的情景，我是终生难忘啊！

第二天，我在甜梦里被我的同学叫醒了，告知廷嫂一早就来在楼下。我连忙起身，一眼就把廷嫂认出来。她的模样和我儿时刻下的印象一样瘦削，只是如今人老了，头上梭仔髻略带灰白，脸上净是皱纹，高瘦、硬朗，像株老铁树，讲起话来还是那么斩截、明亮：“老嫂的生意早上最热闹，婵凤一个人管顾不来。现在不能久坐，中午一定来老嫂家食糲，是你小时候最爱食的。我有好多话待对你说！”说完，拍了拍身上沾有米糲的衫裾，便匆匆离去。

廷嫂的消息真灵，她怎知我来曼谷呢？八年烽火，存亡未卜呀，何况我又是在贵阳轮过港的前两日，才接到那位朋友复信而借钱落船的，我那朋友当然不知我何时启程，廷嫂怎么就知道我已经南来在这里呢？而且，我踏上曼谷到此刻，也不外六七个小时，她就知道我在赵厝巷了？！

我如约去到豆芽廊。廷嫂的韭菜■实在又软又香，据说是出名的石龙军菜■，难怪她的生意特别兴隆。后来我又知道，人家都亲切地称呼她“做■老姆”。吃■之中，她告知我：昨午就听说唐山船到，待到做完■已经半夜，走到常接普宁新客的逢安客栈去问，居然问出有我的名字，并知道被三聘开店的一个同乡接去了。

说到这里，她啧啧地连声惊叹起来：“您爹真灵应，是您祖宗积德呀！”她说她过番二十多年来，从来不曾做过唐山梦，不知怎的，前夜忽然梦见我爹，他与当年下田一模一样，穿着赤土布衫，褶衫袖，卷裤脚，手中拿着一支竹草耙和一把苍苍郁郁的青葱，朝她大步走来，嘱咐她道：“廷嫂呀，阿四欲来，你着相看顾呵！”讲完这几句，就大步走过去了。醒转来时，梦中的言谈举止，仍是清清楚楚，与在唐山无异。因此她自思：“老叔过世多年，莫非真有这么回事而来托梦……？”整个下半夜，她都不曾合眼，急待天亮去三聘街看看。“老叔托梦，灵阿！你爹有积德呵！”她三番四次地念个不停。

这着实是个偶合，是个“割不断、理还乱”的乡土亲情呵！儿时的记忆使我知道廷嫂与我家的亲密关系。廷嫂久居在外，强挣苦撑，又迭遭不幸，儿媳早死，次子又浪荡难教而赶出家门，一手培成的第三代——唯一香丁又叫她伤心，这个长大了的孙儿不愿与童养媳婢凤圆房，出走之后又病死于安南，落得祖孙两个寡妇，孤苦伶仃，相依为命。眼看着左邻右舍接得了第一班船的唐山亲人，难道她就不在有意无意之中，被撩起了思乡思亲之心了？我就是这样来解释她这个梦的。后来，我得知廷嫂为我出了二百五十铢入口税，我口中不说，待到第一次拿得全数月薪去还时，她才承认有这么回事，但她坚辞不受。说她虽无大赚，婆媳两双手，何愁生活，这点钱，仅仅是她的唐山情意。我待再开口，婢凤也生气了，不准我再提这件事。初

次见面，廷嫂就同母亲一样待我，再四叮咛：钱不够用就与她说，正经的钱她全力相辅；出外人要走正路，要勤俭，赌钱抽鸦片切不可学；按月要寄家批，顾家养大细。

我在泰国整三年，前后在曼谷呆不上半年。每次到曼谷，一定到豆芽廊那间又窄又暗又湿的竹竿厝去看她。她每回都要我吃韭菜■，问有没有按月寄家批。她人老思想开朗，早在五、六年前，孙儿的死讯传到之后，她就愿意给婵凤招个人来或是自去成家，可是婵凤不忍离弃廷嫂，又怕招入的人不容易合得来。这样，年复一年地拖延下来。婵凤出娘胎就跟着廷嫂日夜磨劳，体质不好，人比廷嫂还瘦弱，自知找人也很难有如意的，就情愿勤勤谨谨陪伴老人做■度日。我离开泰国时，婵凤最少也该有三十五六岁了。

我之所以一想起廷嫂，心潮就不平静，这不是由于她为我出的入口税我没有偿还，而是我在四十年代最后那个秋天离开曼谷，没有再去看她，与她辞行。因为我不是赚大钱做唐山，怕被责备没有如她梦中的青葱一样，在渭南河畔分蘖成长，伤了她的心。加上那时还带着后来又到了泰国的妻儿，一行几口，从山芭来到曼谷，就又匆匆找买船票上船，都来不及向亲友道别——这都是热盼家国早一天兴旺起来的缘故。

近几年来，北来南往的人多了，一谈起南洋，我就想起了廷嫂，想起了这位携雏挈妇远渡重洋的老嫂，这位远在异国仍念念不忘祖家——中华民族可贵的母性的典型！

已经记不清是哪年哪月了，我从回乡探亲的故人口中，得悉婵凤后来抱养了一个儿子，却一直不知下落；廷嫂也早已魂归义山。义山亭外，再也找不到我那可敬的廷嫂一丝血脉了！但是，我这一段海外的不了情，却永绕于心，宛在眼前呵！

1985年12月1日夜草

1995年6月7日午校正